

QINGCHUN ZUOBAN

# 青春 作伴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雷德高 著



## 目 录

|                  |       |
|------------------|-------|
| 引 子 .....        | (1)   |
| 第一章 青春临降于我 ..... | (4)   |
| 第二章 初尝荔雨蕉风 ..... | (50)  |
| 第三章 远行何处销魂 ..... | (138) |
| 第四章 天涯芳草征雁 ..... | (209) |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离乡

——题记

## 引 子

岁月流逝，现在我的记忆中往往遗忘昨天的事，但却不能忘记那渐已久远的部队生活的一朝一夕，甚至一次队列、连排长们的一声口令，都记得那样清晰，如在耳际。

我左思右想这个奥秘，得出的结论是：青春！人对自己青春和童年经历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不是吗？姑娘们一拨一拨地长大，看看是丫丫稚童，不出几年，却又亭亭玉立，仪态万方，浅嗔娇笑，燕啭莺啼……试想：若不是青春的活力在她们的身体内萌动，怎能长成那百媚千娇？若不是青春的激情在她们的脉管里涌流，又怎能有那仙子般轻盈的体态、百灵般动听的歌喉、春光秋水样闪动神采的眼波？要是没有了青春，姑娘变成了老太太，哪还有如此美好的声音、色彩？

每当春天来时，原野上的野花就要绽开，芳草就要泛绿，我总要去到郊外踏青，心里又高兴又怅惘：年年的春天都不显得老，而我的下巴颏儿上，胡茬儿却越来越粗，甚至生出一根两根杂色的来了！真可谓流年似水、逝者如斯！跟比我年轻的友人闲聊，言及我那时流逝的青春，他们总不免为之惋惜，说那是裹在一身呆

板的军服里。当然，他们没把军服同粗陋、简单、不学无术划等号；没说那些被军服裹住的年轻的血肉之躯，只知“一、二、三、四”，不知天文地理，A、B、C、D。但也有人公允评说，说我们那代年轻人中，在那荒废知识的年头，毕竟还有一些不忍轻抛年华的勇士，在被命运之神丢弃的荒滩上奋发努力，不甘沉沦，以致锻打出那些在人生旅程上深刻着艰辛足迹的人物。这些话，使我想起了我自己。今天，我能被人们称之为“作家”，住进城市里，并不是由于命运之神的又一次安排，而是靠我青春的热血、生命的张力，征服那无比遥远、艰难的途程。直到现在，我的心一直不能忘怀那浸透着泪与汗的漫长的青春之旅；尤其是那段军旅生活，那方南国的土地，那绿蕉、红荔、木棉，倩影常浮脑际，令我梦魂萦绕。我那永难忘怀的岁月，没有战火硝烟，没有出生入死，然而这段单调、刻板，充满着艰辛的军营生活，却是我整个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起那时我青春年少，却如蜗牛负壳一样，重负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未来，脚下没有路，前面看不见目标，难辨方向，展眼一派迷茫，思之无限邈远，我点起理想之灯，艰难地燃烧，试图以自己青春的灯油，照出人生的行程。年复一年，仅凭这如豆之灯，每照方寸之远，寸寸不懈蠕蠕爬行……

有一个传说，狐死首丘——狐狸死了，头向着生身的山岗，怀念故土！这多么动人啊！而我却怀念的不是故土，我总将情愫系在那抛撒了七载青春的遥遥南国、绿色军营，魂牵梦绕，时时眷念！当时的士兵生活以为漫漫无期，后来才知道这缅怀才是漫漫无期！长日悠悠，不管干着什么——上班、外出、休息、散步……偶尔一点触发，思念即如潮水涌至，读诗文、小说，触及到绿蕉、红荔、木棉、军营的字句，就会心荡神驰，不能自己。想念那蕉风荔雨，回味那岁月，感叹那风云际会！多少个春天，多少个休息日，我在那墨绿墨绿的大地上奔跑、欢呼，一路上我会奔向遇

到的每一株木棉、赞赏每一株木棉！树大、花高，但我总要摘一枝在手，硕大的花盏并不香，但却如熊熊火炬般燃烧得热烈，那无叶相衬独自燃烧的刚劲坚毅，总令我痴痴相向！它是最坚实的偶像，已深深地长在我心里了，家乡的绿杨、白藕、红莲，从没有这样深深地撼动过我的心！

我甚至看不得南国风景画！它使我旧情复萌、神魂颠倒、心潮涌动！那南国白炽的天底，那燃着熠熠日光的放亮而墨绿的山丘，那湿润润的尽是绿、尽是花的大地，那孤高挺立于丛绿之上执意要迎风抗雨的木瓜树，那沉甸甸树冠如硕大绿蘑菇的荔林，那连云彩飘过都被它染绿的到处生长的凤尾竹……似乎离我很远，又似很近，我的心已种在那片大地、山丘、树林、蕉丛下；迷失了，牵扯了，不能全回来了！我的神魂，那一半在那里成为永恒的游子，这一半守着现在的躯体！看到那些画、那些照片，我就甚至能觉出那大地，那绿蕉、红荔、木棉，那凤尾竹丛顶端的太阳光颤颤的、白晃晃的光丝就在眼前飘动，南风熏人，我的身心、血液，立刻在那太阳、那南风中颤抖、奔涌、加热了！我似又在那境地了！我的那些战友、那些时日啊！

我的人生路上，童年的苦难，少年的贫穷，青春的磨砺，不该失落的失落了，该生发的却佳期何迟！魂留彼时，动情今日，忆之每每心海犹起狂涛，久久难已……但是我从来没给人讲起这一切，我不善于表现自己。现在，年轻的友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询问触动了我，我决定把这一切的一切都说出来，用我粗陋的文笔，拾起我青春的身影，献给比我年轻更年轻的朋友们……

## 第一章 青春临降于我

现在，大家早都承认那是一个贫穷的、不少人都在受难的年代，特别是在乡村，有许多人生活拮据，昏头黑脸刨食吃——当然，在这里，例证主要就我自己而言。

我落生在产盆里，发出第一声啼哭，往“人”里添个数，这兴许就是一个错误。

吃6岁饭那年，我终于在家里问起了一个天大的问题：我是怎样来的？母亲红起脸庞不回答，便去问父亲，父亲当时正在茅厕拉屎，瞪我一眼，接连放了两个响屁，在身下用力，没挣出话来；于是去问祖父：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我？没提防“啪”的一声，祖父手中的长杆竹根烟锅和我的脑袋碰出脆响，我的脑瓜葫芦上立时拱起一个包。

我就是这样出来的么？我疑疑惑惑，但自此悟出一个天大的秘密：有了祖父，就有了父亲；有了父亲，就有了我。我甚至听人家说起过，祖父曾请来算“灵八字”的七老倌，给父亲算命，七老倌双眼早瞎了，眼眶像两孔坍塌已久的墓穴，他摸索着把父亲的“八字”拿到手上扣指一捏，说：“土命。”从此，父亲百分之两百地顺从命运，整天拨弄着泥巴块。多少年后，他只学会了下

力，没学会说话，捶烂是一坨土，碾碎是一坨泥，石碾都压不出个屁来。但是，祖父不知用什么魔法，硬是给他讨起了堂客——这就是我妈。我妈跟父亲扯皮，气极了就骂：“我是瞎了眼！到你屋里来……”父亲懒得想什么话来反驳，就用牛鞭回答。妈抱住我一边躲闪着，一边吓人地大声嚎哭起来：“都只为得有了你啊！不然我何得跟了他啊……”我也就似乎立刻觉出了自己的罪过，觉得很对不起妈，负罪似的变得不吵不闹，但又很委屈：我怎么会有了我？我怎么知道会有了我？应不应该有我？先有了父亲还是先有了我？妈说，徐满财主到益阳县衙35里不用走别个的田垌，你外公在徐家大屋教过一堂学，屋里藏过几麻袋的书。妈果然认识字，识得粮票和布票。她插田、晒谷、挖藕、捉鱼却又都很里手，我很难想象她会嫁不到一个不是我父亲的男人。但我又很恐慌：要是那样，我现在在哪里？谁生我？我的父亲是谁？后来，每当我挨父亲的打，就忍不住想喊：“你打我？你是因有了我……才有我妈！”

祖父也似乎知道了自己的罪孽，他让我夜里睡到他和祖母的床铺上——因我妈又生了我大弟、二弟、三弟、大妹……他们紧跟着我，一年一个，像赶趟似的，我得把床位腾出来。从此，祖父身边多了一条短戳戳的尾巴，我像个小幽灵那样跟着他，跟他到园里挖土、到坳上砍柴，甚至到屋场外边的地方铲田埂、刨草皮……我看着他怎样把园里的土碾得像磨子磨出来的极好吃的黄米粉子一样细；看着他怎样用柴刀把像牛脑壳一样角角叉叉的湿树莛根劈成一小块一小块，小心地架在灶膛里烧出最大的火苗……他做活不爱闲人站在一旁看，常被气得摔下手里的家什：“跟着跟着！那就你来搞！”我只眨了眨眼，并不知道畏惧。我跟谁去？哪有我的地方？大弟弟坐了门坎，二弟弟坐了脚盆，三弟弟占了那只放满了烂棉花烂布巾的箩筐，哪里还有我的地方？我

哭，妈根本不管我，管我就得先给我一巴掌：“嚎丧！”她变得粗暴了，她的手掌像钢锉、像锯齿，锉得我的脸半天麻辣火烧。她的眼睛原本是亮的，我老记得我最先睡那只箩筐时，她摇我，在耳边唱着：

绿乌姐、绿肚皮，  
绿绿伢子穿绿衣……

我恨死了三弟，那只箩筐是三弟占了，现在妈却很少摇他，也不唱了。有一次，妈把我绑在一把木椅子上，叫我守着摇三弟，我把箩筐摇翻了，三弟在地下又蹬又哭，我很惬意；后来声音渐渐小了，我觉得累极了，于是睡着了；再后来，我觉得有小虫子在脸上爬，睁开眼，是妈，她身上沾着泥巴、草屑，头发汗漫漫的。一只手从地上抱起三弟，一只手在拉我，原来我也在地下，正睡觉，那把木椅子还压在我身上，我脸上爬的“虫子”是她眼眶里落下来的，那眼眶又浑浊又迟钝。她像一只奔波在光坪上找不到食吃的疲惫的母鸡。有一回，我还在灶屋门坎脚下困了一夜，第二天黑早父亲起来去出工，险些踩着我，绊一跤。“我踩死你们咯些狗日的冤孽鬼，还不起来给我困到床上去！”我不想理他。我才不困到床上去哩，弟弟们蹬我，又乱屙尿，褥子湿了，父亲有时会找不准人，打错耳巴，打到我的屁股上。他急着出工，没有真踩。昨下午我是一个人在这墙根下“办饭席”，累了就困了，倒有几只鸡进笼的时候在我身上踩过，却是极轻，我就睡着了。不消说，妈夜里没弄准床上究竟睡了几个。在白天，在夜晚，很多时候，我觉得真是饿极了，有一回，趁祖父在做活不注意，我悄悄地把埋在他土里的那种像生红薯块一样的块茎扒出来，掰掉发青的嫩芽吃起来，差点毒死了——那是马铃薯种。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长到6岁的。那年热天，小学校一个驼背的陈老师（他有痲病，也有学问，有学问的人都有痲病）来动员“发蒙”。祖父摸着像我像泥鳅一样又滑又腥的光脊背，说：“读书！”父亲却说：“带人！几个小的谁带？”陈老师说：“我看他聪明伶俐，得读书。”最后父亲说：“我屋里没学费出。”过两天，祖父竟从小河里搞上来了一条大鲤鱼，足有他那根烟袋杆那样长，他把鱼提到小学校，我发蒙了。起先，我不大愿呆在教室里，驼背陈老师在课堂很响地咳嗽，还把脸憋得通红通红，嘴唇紫得像茄子，不知怎的我很害怕。我不知学问是什么东西，生怕它也像陈老师大咳时那唾沫星子一样，黏稠而吓人，生怕它传染到我身上。但是只隔了几天，我就欢天喜地了：我发了两本新书，香喷喷的油墨气味让人陶醉，里头有小人、有树、有燕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玩的东西，睡觉都枕在脑袋底下，我像看祖父做活那样看陈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还学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人、手、口、刀”，同学们也不像弟妹们那样哭着吵着要我抱，而且跟我耍，做游戏，真是好玩极了，我想读书了。到第二年，祖父没能从小河里捉到烟袋杆一样长的大鱼，开学很久我还没有发到新书。祖父有一天说：“先将就读这本吧。”不知他从哪个破旮旯里翻出一本发黄的又厚又长的慈竹纸线装书。“唉！观世音菩萨还不是入过十八层地狱！”他说。后来好多年之后我还记得这本书：妙藏王有三个女儿，妙玉公主苦修苦练，过十八层地狱，大灾大难，万劫万万劫，得归正果……

我的成绩却不差，后来陈老师给了我书，再后来好几个学期，陈老师不管我交没交学费，总是先给我发书。祖父有时会在晚上对我说：“我看你在学堂里读得怎样？”原来，他会写很有笔力的“租”字和“押”字，他总是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勾画给我看。他常把床档头墩椅上那盏小煤油灯擦得亮亮的，从而这盏灯和灯下

那个矮墩椅，简直是我心中的“圣地”。父亲床头那盏灯，总是又昏又小，不是要给弟弟们抄尿、拿片子，就是熬得没油了或打了罩子。后来我竟读到完小，有了好几本书，并有了一个旧布书包，这是妈用一条破裤改的，一个屁都可以打个对穿。我曾经从这只书包里漏走过一支五毛多的水笔，成为一件很大的遗憾。我还有一条正儿八经的吊灰布裤，这是妈用她夜里纺的纱，从上边屋里织布匠婆婆的机头上换来的新白土布，拿锅烟末染成的。这在全家是最好的衣裳，弟弟们谁也没有；特别是我还有一双祖父给我的半旧的布鞋，他把鞋后跟缝了一截，我穿在脚上走路，“踢打踢打”，老远就知道是我来了。弟弟们没有上学，也没有鞋子。有一回上学，大弟弟牵着牛在路上拦住了我（他早放牛了）。“牵着！我也不放牛了！”他突然把牛绳塞给我，他放的是一头很劣的骚牯牛，见是生人牵着它的绳，睬都不睬，朝我直走过来，我怕被它挤到田里弄脏了鞋，忙撒尿给它吃，谁知它真贪，越吃越拢来，那粗圪圪的大舌头差点把我撒尿的壶嘴子都吃着了，我吓得一个屁股墩跌进路旁的烂泥田里。“哼！”大弟弟拾起牛绳，冲我说：“以后你吃茶泡饭，我吃油炒饭！”我每天一早吃饭上学，只有隔夜的剩饭，又冷又硬，没有菜，妈见我瘦得像根干竹竿，有时就炒熟给我吃，炒饭粘锅，就用筷子蘸着油在锅上划个圈。大弟弟每天早起放牛，回来很晚，屋里吃过早饭了，家里因人多早把菜吃光，留给他的菜其实只是一只盛过菜的碗，叫他拌饭，他只好用茶水泡饭。我确实是家里的“贵族”，每天放学回家，父亲和两个大点的弟弟总是汗泊水流在水田里吃力地做着活，个个瘦丁丁的。他们都不吭声，只是盯我一眼，这一眼像是要把我盯穿似的，我立即觉得自己是做错了事，像只光天化日之下的老鼠，赶快低头走过田垅，心里歉歉的。到了放假，我就加倍地做活，放两头牛，把弟弟那头也管了，让弟弟做别的；刈草，也拼命想要刈得多，来

弥补我的错误。可后来我竟还读完了初中，考上了高中。我很惶恐，老想：世界上到底应不应该有我呢？我会不会遭报应？父亲有时为点小事就用牛鞭甩我。但是，设若没有那个小学校，设若那条大鲤鱼不被祖父捉住，设若后来不读到高中，我就会像山里的随便一颗石子，一棵草，一片树叶，永远不会被外部世界比出什么蹊跷，不会知道有个外部世界。山野里有多少石子、草木、树叶？我只觉得自己被挤得太狠，头上罩着别的什么大树恶竹，脚下盘错着树根，旁边挤着同类——多如牛毛的野草……我怎么也长不大！坐课桌，我顶着了讲台，站队却又排在最末，和那些接在队尾巴上的女生挨着。有一回站队，挨着我站的那个女生趁老师不注意，突然把一只手臂平抬起来搁到我脑壳上，说：“你还没有我一夹肢窝高！”我朝她的夹肢窝狠狠捅了一拳，她摔一跤，却又把我压住在地下，引起一阵哄然大笑，我跑进教室，把她的书包扔在地上，踩了两脚。回到家里，我问父亲：“我为什么没得她一夹肢窝高？”父亲茫然地对我眨白眼，我发怒了，叫起来：“我为什么没得她一夹肢窝高？”“啪！”父亲甩了我一牛鞭——这是他的“代言人”。我很恐惧，不敢再辩白。他正准备去用牛，他打牛可厉害了，再劣的牛到他手里也得服服帖帖。他老给人讲起屋里原先有过一头牛。“那是一头儿多快的骚牯牛啊！山彪一样，只要一下田，听见鞭子响，就起小跑，跟上一天，累得贼样。”他从15岁起，给别个屋里抄包田，用的就是这头牛，后来又接连用过别的什么黄牛或水牛，公牛或母牛，大概把我也当成牛了。祖父这时却不知打哪里钻了出来，拉着我又黄又瘦的手，说：“你会长的！会长的！地上的山，八百年长一寸，可总在长！你平常看见它在长么？可它比地上什么都高。”我将信将疑。我还会长么？多少年后，我还是不是一个矮子？

但是，每期我却能从学校里拿回奖状，父亲起先用来卷叶子

抽烟，那纸太厚，一股一股的黑烟呛得他直咳。“吃不得，穿不得，屁用！”他骂道。

我很负疚。我一落生下地就像一块石头压在他身上，他永远是泥里、水里、田里、土里度日月，除了吃饭，他没有在板凳上呆过，对我永远只有呵斥，到了年终分配时，我们全家都得小心。“狗日的冤孽！一世都吃平均口粮不到手！”他从队里回来，像罩了重枷，摇头叹着，脸黑得像锅底，这时我们极易挨牛鞭或巴掌——这一年我们一家准定又只吃到那可怜的极低的平均口粮数的百分之七八十。

祖父拿了我的奖状左看右看，然后郑重其事地放到神龛子背后。“攒劲读吧！”他说。他还说：“我们祖上原先是葬了地的！”

那一年在石坝冲挖出一家坟，那家坟里睡的老倌子，就是祖父的祖父，埋下去这么多年，半点都没烂，撬开棺材盖的时候，有人看见他下巴颏儿上的那胡须还翘了翘，身上的衣服和寿鞋像新的一样，脸色比挖坟的活人还好看。

“唉！”祖父重重地叹着说：“好不容易葬中这穴地！”

那时候，祖父的祖父——我的老祖宗，给地主家守柴屋子，收留了一个落难风水先生，待他不薄，这个风水先生要报恩，寻访了103个穴地，临死前才最后选中这穴“金蛇闹海”，说是葬了必定要出大角色。然而要葬中这穴地，却又不容易，下葬的时候，坟山里必得要鱼上树、马骑人、戴铁帽子的过身，不然就没得灵气。后来老祖宗下葬时，坟山里恰巧有鱼上树、马骑人、戴铁帽子的过身——三个过路人来看热闹，把买的一串鱼挂在树上，把借去打草鞋的木马扛在肩上，还有一个买锅回来，把一口铁锅顶在头上。老祖宗稳稳地葬中了这穴“金蛇闹海”。

“可惜被那帮毛桃子鬼挖了！”祖父愤愤地说。

不过，他又告诉我说，老天也掉了泪。那天夜里，瓢泼大雨，

他取出老祖宗一根脊梁骨，葬下了，他还领我看了那地方，那是一块很平的土，他在土里插了红薯，外人谁也不会知道。

但后来到上高二时，我还是没读成书。其实开头我在学校里觉得极好玩，不用上课了，迟到早退也极随便，还可以在外头到处放荡。祖父觉着了，有一天问我：“学校里做些什么？”

我说：“用很大的纸写字去往墙上贴，墙壁贴满了，就挂在老师的房门口，老师出进把腰弯得像锯弓子，最有味。”

祖父眼瞪瞪的，吃惊得像看见了鬼现形，怔了半天，忽然又问道：“上面的字写得好不？”

“不好，有点像鸡抓的。”我说。

祖父摇摇头，然后特地到学校看了一遭，回来他作出决定说：“唉！回来吧！回来！莫去卖阳寿了！”父亲脸色极阴：“狗日的冤孽鬼，白吃了老子几年饭，塞了牛屁眼了！”但我回来后他立即舒了口气，乐得把一个压肩的包袱变成一根戳手的棍子，马上给我从队里争了两头牛看，看牛只须用早晨和下午，上午出集体工，加在一起，一天能给家里挣回大半个正劳力的工分。

## 二

我的“贵族”生活结束了。

我几乎是一个生客。虽然我也看过牛，但是这时我没有其他看牛伢子那样鄙、那样野，在看牛坪里跟人骂娘对仗也常常占不到便宜，还常常因骂出极粗极丑的话而脸上发烧。我常捧一本书一个人躲到树底下看，祖父时不时翻出一本什么奇怪的书来了，要不就是《七侠五义》、《粉妆楼》、《西游记》、《拍案惊奇》；要不就是《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封神榜》什么的。我发现祖父住屋又矮又黑的楼顶上有一个破笼子，一笼子乱糟糟的书，但有些极好

看。可惜的是，我放的是一头牛婆和一头骚牯，这一对搭档，满山跑，山上牛也多，常偷吃地里田边的生芽，刁钻的滑头们一到山里就从牛鼻子上把牛绳解了下来，这样，牛吃了庄稼别人也抓不住牛。我不敢解掉牛绳，怕回家时捉不到，只好把绳搭在牛背上，用很多工夫陪着它们。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专不了心。那天，我从祖父那个破笼子里翻出半部残缺的《全唐诗》，我被它迷住了，带到山上，坐在树底下一头钻进去，就把什么都忘了。到回家时，才想起自己的牛，跳起来揉揉眼一看，附近哪有牛的影子？想到我坐这么久，不知道这两头牲口会跑到庄稼地里偷吃多少东西，我一下子急了一头汗，满山狂跑乱跳乱嚷。正找着，在一个山坳里有人跑拢来喊我：“石根哥！”

这是我们队里跟我一起来放牛的一个妹仔，她叫桃花，她也在喘气，急急地说：“我正是来喊你牵牛呢，看你急成这样子……”原来，她见我看书入迷，早就帮我照管着牛了，现在那两头牛就在山坳里，和她的牛在一起，已吃得肚子溜圆。我一下子攥住她的手，高兴得一蹦老高。

“你怎么也来看牛？”她抽回手，两眼迷惘地瞪住我问。

我无言以对。我和她一起长大，一起上小学。我们村的人全一起读过书，她父亲在队里当记工员，她帮我到她家往钢笔里打过墨水，我们常交换着看小人书。后来她没学上了，给队里看牛，每天碰到我背着书包，总忘不了跟我打招呼，遇上她正吃着南瓜籽、黄豆粒什么的，就往我手里塞一把。我知道那时她羡慕着我，可是现在，我不是跟她一样了么？

她见我不吭声，垂下眼睑，忽然说：“我跟你换着看吧！”

原先，她看着队里的两头牛：一头牛婆，一头骚牯，自从我回来后，我父亲以“照顾劳弱户”为名，找队里要牛看，我看了

两头，她只剩一头骚牯了。我说：“为什么？”

她回答说：“我不想看骚牯牛，我是女的，牵着这头骚牯牛，跟着我，骚里骚气……我情愿看你那两头。”

她的年纪差不多和我一样大，或许还要小一点，但个头比我高多了，已有两只粗粗的辫子，胸脯也鼓鼓的了。她长得很好看，但也很厉害，虽有大点的看牛伢子常背她唱些“二八姐漂漂的，两只奶子翘翘的……”但谁也不敢当她的面。小时她很胆小，我拿一条蚂蟥吓她，她吓得大哭，喊娘叫爷。现在却是个“超天婆”，在看牛坪里骂娘对仗，别人骂她：“我日了你的娘！”她回骂：“我日了你的娘！”那边再骂：“婊子婆，你少样东西！”她再回骂：“婊了你屋里姐，我搞根吹火筒！”我见她比我行，就答应了，况且她的那头骚牯牛不爱偷吃红薯藤，很好管。

我觉得自己运气好，牛婆到桃花手上，就发情了，它的情欲轰轰烈烈，满山卖弄着风骚，马上有许多骚牯牛跟着它，争风吃醋，顶架，撒野，桃花换给我的那头骚牯牛，也仍旧跟了过去，简直可以撒手不管了，我每天除了看书，还能给家里捡回去一背篓柴。只是，祸事却出在后头，到队里归总算看牛工分时，她那位平时老实巴交的父亲却硬说我俩既然换了牛，看两头牛的工分就得记在他屋里，我屋里只能记一头牛的。为此我父亲跟他父亲扯了大皮，我父亲还差点动了牛鞭子。我气得几餐没吃饭，我把那头牛换了回来，我再也不对牛客气了，牛吃庄稼，我用刀把捅，在看牛坪里打架，我也拼命。

桃花给我赔小心，几乎完全帮我看管着两头牛了，叫我只管闷着头看书，她赔罪说：“是我爹要的工分，我跟他吵过一场了……”

有一天，只有我和她在山坡上，她忽然说：“我唱支歌给你听吧！”她的嗓门很好听，也会唱好多好听的歌。我知道。

我故意装做糊涂，说：“你唱歌？”

“嗯！”她用很神圣的神态说：“兴你读很多书，就不兴我学很多歌吗？你晓得不？上边屋里袁婆婆，会唱好多好多的歌。”

袁婆婆？就是那个神秘的袁婆婆么？就是那个两娘崽么？外村搬来的，娘七八十岁，崽六十多岁，再无其他人，屁股后头佩菜刀——真正的切（绝）代种，住着一间屁眼大的茅屋，那屋地却扫得可以穿白褂子在上面打滚。两娘崽睡一张床，中间隔一条扁担，崽睡在床门边，娘睡在里头边，娘夜里解手上床下床，崽骂道：“狗日的，在老子身上跨进跨出！”娘只好拿剪刀在床档头剪了一张帐门。两娘崽扯皮，崽骂道：“狗日的绝代种！”娘骂道：“绝代种是你这个狗日的！”崽的嗓门比娘威武，全队都听得见，娘有时就去投水，挂根竹竿，颤颤巍巍，在邻居屋门口喊：“你们都莫来救哪！我投水去了哪！”崽不知怎的总记得娘的隐私，有一次娘对崽说：“去借把夹筛子来，把这些米里头的碎米子夹了吧！”崽突然骂起来：“嫁嫁嫁（夹）<sup>①</sup>！嫁一十二嫁没得老倌过年！”有人私下说，那娘是从院坊里出来的。这两娘崽都不会种菜园，常吃盐水打汤，吃菜也是东家要一把，西家给一撮，又不养叫鸡猫狗，娘后来一个人活到82岁，屎尿屙到床上，却常常哼出那种极委婉、极凄切的歌。唱的是：

隔港望见郎上街，  
搭信我的情郎哥打转来，  
姐要你打把金锁、银锁、铜锁、铁锁，  
我锁起前门、后门、槽门、八字拱门，  
不准乱脚乱手乱人子开，

---

① 我们那里的土话，“嫁”“夹”同音。



一身清白望郎来……

唱的是：

两根竹子抬出门，  
一路抬到青草坪，  
乌鸦来吃我的眼，  
猪狗来拱我的身，  
七月初一鬼门开，  
我头顶状纸见阎君……

可是，多少年以后，又有谁晓得她在这里活过？唱过这样的歌？坟头上会要长出青草，牛会去啃，我放的牛就啃过许多坟头的青草……

我不知怎的突然甩了桃花一巴掌。她两眼已泪水涟涟，委屈地瞪我，我把头偏过一边。

一副沉重的石磨转动着，我们是磨心，得不停地承受。农事接踵而来，挖山、挖地、修渠、开河、秋收、双抢、春耕——而倒霉的春耕，还要到山里刈牛草，论斤计工分，人变成野猪，刺蓬里、树丛里、坟坑里，没地方不去钻。芭茅像锯齿，蜈蚣飞快地划动着血红的长脚，蚂蚁、毛虫叮人，咬人，山里的岚气使人痒到了骨头缝里，真想刮了肉来抓痒，手里正拿着镰刀。天一亮我就得擦着眼屎去到山里，露水把一身打得津湿，像从水里拖出来的；而太阳出来，却又连同脚杆子和胯裆都要被蒸干，蒸得心脏都缩得一紧一紧的；有时伸手去抓草，却抓着一一条土皮蛇，有时会被咬一口，或许从此再不用刈草了，但死得太苦。手掌上尽是血口子，又破又脏又湿的衣服裹着窄窄的脊梁，死死吸着皮肉，